

马识途文集

11

文论·游记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马识途文集



文论·游记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识途文集①文论·游记 / 马识途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5. 5(2006. 8 重印)
ISBN 7-5411-2358-7

I. 马... II. 马...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328 号

马识途文集①文论·游记

MASHITU WENJI ① WENLUN · YOU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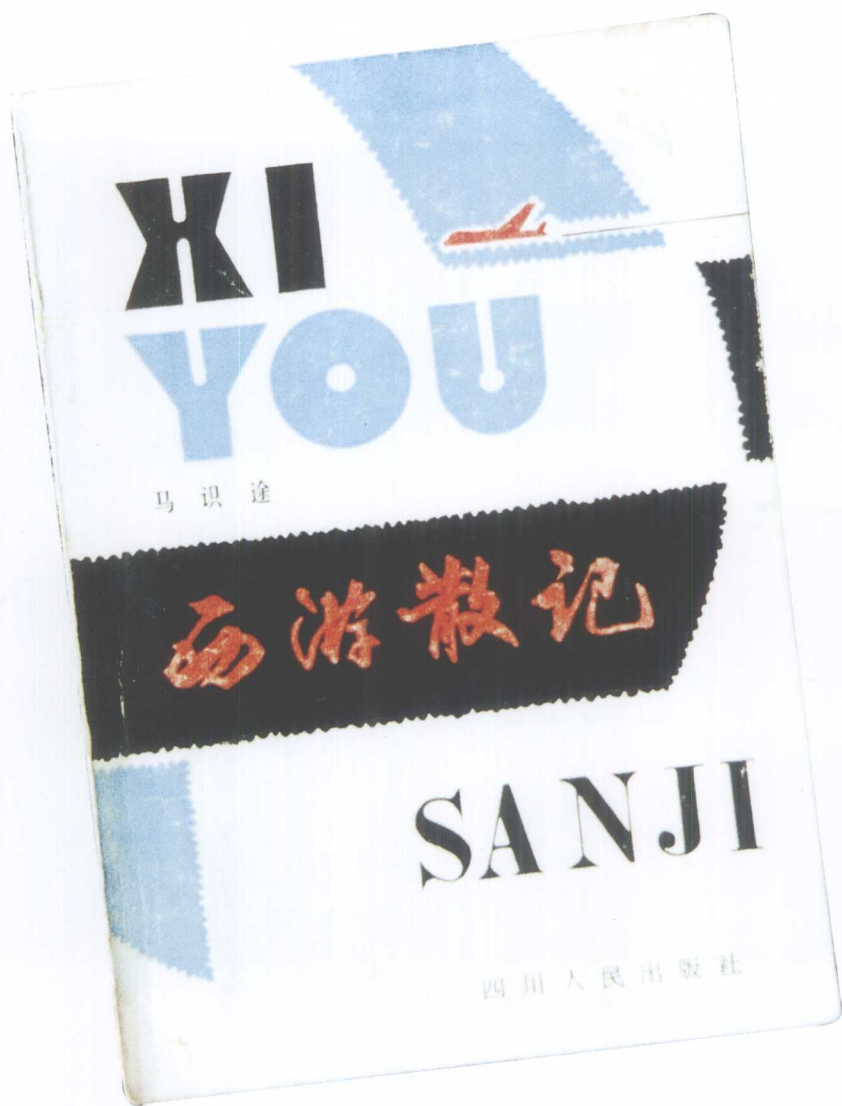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林文询 唐 婧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邓小林
责任印制 晋 冰
责任校对 汪 萍等

书 号 ISBN 7-5411-2358-7 / I · 1979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44 千
印 张 26.5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028)86259301



作者与张楔在意大利巴利蒙海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

目 录

文 论

| | |
|------------------------|--------|
| 信 念 | (3) |
| 学习创作的体会 | (6) |
| 我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 (20) |
| 且说我追求的风格 | (25) |
| 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 | (40) |
| 说情节 | (46) |
| 《清江壮歌》的历史背景 | (52) |
| 祝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 |
| ——代《科学文艺》发刊词 | (64) |
| 马识途给周永年的复信 | (67) |
| 我也说振兴川剧 | (75) |
| 外行说川剧改革 | (81) |
| 真大观也 | |
| ——观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展览后 | (87) |
| 创作需要真诚 | (92) |

| | |
|--|-------|
| 在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96) |
| 四川郭沫若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 (108) |
|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知人论世” ——在《郭沫若与新中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 (116) |
| 《红岩》——革命英雄的丰碑····· | (123) |
| 红岩挺立在人间 ——祝小说《红岩》再版····· | (128) |
| 杂文杂言····· | (135) |
| 文学的目的——真善美 ——记一次和艾芜老人的谈话····· | (149) |
| 我们的希望——文学第三梯队····· | (151) |
| 我说《青年作家》 ——庆祝《青年作家》创刊五周年····· | (156) |
| 也说现实主义····· | (170) |
| 名著改编和地方特色 ——从四川台的川味电视剧谈起····· | (174) |
| 万里云天一片情 ——祝贺四川省作家协会文学院成立十周年····· | (177) |
| 说“泡沫文章”····· | (180) |
| 文学有用····· | (183) |
| 努力创作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俗文学学会四川分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 (185) |
| 文学对于现实不能无动于衷····· | (191) |

文学的一点思考

- 在西南五省区作家龙宫笔会上的发言 …………… (195)
-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 (202)
- 应该研究李劫人 …………… (211)
- ### 谈国统区的抗战文学
- 兼说读陈文的小说《深情》后 …………… (216)
- 散文要反映现实关注人生 …………… (223)
- ### 与韩小蕙书
- 《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坛学什么》读后 …………… (225)
- 我对四川文学的几点看法 …………… (228)
- 在四川省作家协会二〇〇三年迎春茶会上的讲话 …………… (233)
- 巴金百年华诞庆祝会上的讲话 …………… (235)
- ### 文学三问
- 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六届四次全委会上的讲话 …………… (238)

游 记

- 西游散记 …………… (247)
- 波兰纪行 …………… (364)
- 云南行 …………… (382)

文 论

白描淡写，流利晓畅的语言；
娓娓有致，引人入胜的情节；
鲜明突出，跃然纸上的形象；
乐观开朗，生气蓬勃的性格。
曲折而不隐晦，神奇而不古怪，
幽默而不庸俗，讽刺而不谩骂，
通俗而不鄙陋。

信 念

“你还在写呀？”几年前，我正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检查我在文艺工作中的错误，并利用写检查材料余下的纸笔和空闲的时间，又搞起自己的创作来时，某一天一位同志发现我在创作，十分惊讶地这样问我。从他的神色中，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你知道你现在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和情况下，竟又偷偷写起作品来！但是我听了一笑置之。我知道当时他对我是不理解的。正因为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涤荡了我灵魂深处的污秽，使我变得更加健康起来；正因为那些尖锐的语言，揩净我的武器上的锈垢，使我的笔更加锋利，我为什么不写呢？我仍然利用难得的闲暇和充足的纸笔，继续写我的作品。

“你还在写呀？”当我得到群众的谅解，获得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我的朋友们发现我又在工作之余，开始抄改和整理我的文稿时，十分诧异地这样问我。我从他们那种关切的眼神中，看出了他们的意思：因为写文章，你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许多有自知之明的人早已搁笔，你竟这么一意孤行，打算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呢？谁愿意来承担发表你的作品的风险呢？但是我听了仍然一笑置之，还是利用晚上，孤灯独坐，抄改我的作品。

“你还在写呀？”这轮到批林批孔、“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的时刻了。就因为我说了“‘三突出’算不得原则”这么一句话，就触犯了“四人帮”的天条律令，又是批，又是送材料，搞得不亦乐乎。我的老伴发现我满不在乎，竟然从她“坚壁”了的文稿中又抽出作品来偷偷修改，她十分沉痛地这么问我。我从她那忧心如焚

的脸色上，看出了她的意思：他们统治了文坛，正在找你的岔子，谁还要你的作品？难道你真要搞到“罪孽深重，弗自殒灭，祸延子孙”，才肯罢休吗？但是我听了仍然一笑置之，没有回答，照样利用她不觉察的深夜，写我的作品。

“你还要写吗？”这最终临到“四人帮”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的一九七六年了。我这样的老家伙，当然最适合“四人帮”发明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反革命”的公式了。当时有许多老干部都落进他们制造的这种两根杠子做的夹棍里去，日子很不好过，我却因为处在他们的文艺突破口的风头上，更是搞得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我似乎终于觉悟，这么责问起自己来了，而且下决心洗手不干。但是在我对某些存稿进行火的葬礼的时候，总难免泪眼潸潸。偏偏我的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常常跑到我的睡梦中来打扰我，有的公然对我把他们火葬提出抗议，呼吁他们生存的权利。最糟糕的是当我处境最不愉快的时候，他们跑到我的眼前来，给我打气。只要我回到自己梦想的小天地里，又和我的人物亲热地有说有笑，我的手又痒痒地想铺开稿纸，拿起我的笔来。

几年来，我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境遇中，似乎有一千条理由搁笔，没有一条理由执笔，而自己却冥顽不灵，想坚持写自己的作品，似乎只要地球还在转动，我还能呼吸，我的手还在，就谁也不能阻止我写下去。

是的，我要写，我要坚持写下去，直到我的最后一息，黄沙盖上了我的脸。就像李商隐的诗中说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愿意吐尽自己最后一寸丝，发完自己最后一份热和光。

我要歌颂毛泽东思想，我要为美丽的社会主义祖国尽情歌唱，我为什么不写？

我要表彰那些把他们的鲜血洒向红旗，使我们的红旗变得更为鲜艳的革命先烈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先辈，我为什么不写？

我要刻画那些为了保卫和建设我们美丽的祖国而英勇献身，那些甘心把自己化为一把土、一块砖理进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里去的平凡而伟大的普通劳动者，我为什么不写？

我要用我并不够锋利的笔刀，去解剖我曾经经历过的旧社会，去暴露那些嗜血狂的剥削者的丑恶面目，去鞭挞那些叫做“人”的两脚动物的凶恶嘴脸，我为什么不写？

我为什么不写？

诚然我只拥有一支秃笔，我不过是文艺战线上一个长了胡子的新战士，我的思想水平很低，灵魂上还有着旧社会的许多烙印，我还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有一颗赤忱的心，愿意把有限的余年奉献给祖国的艺坛。即使妖蛾横行，艺坛变成祭坛，我也愿意奉献我的最后一滴血。

我坚持写下去。为什么这样地死心眼儿？因为我有一个不灭的信念。

我深信我们的人民有无限的创造力，只要我走进他们里面去，和他们干一样的事，唱一样的歌，做一样的梦，怀抱一样的理想，享受一样的欢乐，忍受一样的痛苦，走一条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就能从这永不枯竭的生活源泉中，汲取不尽的智慧、力量。

我更深深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它不仅照亮了我们过去解放的道路，也照耀着我们将来前进的道路。凭借毛泽东思想的灯塔，不管航程多么曲折，我们一定能够驶到共产主义的光明彼岸。我深信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无往而不胜的，定能扫荡“四人帮”散布的一切迷雾，设置的一切暗礁，胜利向前。

我更深深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就是这样的信念，使我在风云变幻中，紧紧握住我的笔。

学习创作的体会

我开始写点作品虽说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是因为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在严酷而紧张的地下党斗争中讨生活，偶然写一点作品，不是自己烧了，便是被敌人抄了，很少发表。解放后，我担任了繁重的建设工作，几乎和创作绝缘了，真正又拿起笔来，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了。因此我只能算一个长了胡子的文艺新兵，要我对大学中文系的青年同学谈创作经验，实在愧不敢当。不过在我拿笔杆子的这些年代里，我读过一些文艺前辈的创作经验谈及一些报刊上讨论创作的文章，结合自己的实际，做过一些笔记。我现在就对照寄来的提纲上的题目，从我的笔记本中抄出一点零零杂杂的段落来交卷，与其说是我的创作经验谈，还不如说是我学习别人的创作经验的体会吧，而且很可能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

1 作文与做人

要学习写作品，要首先学习做人，只有革命的人才能创作革命的作品。鲁迅大师说得好：“我以为根本问题是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又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因此我还进一步认为，不做革命作家也罢，首先去做一个革命人吧。我们过去有许多

颇有才华的作家参加革命后，再没有搞创作了，然而他们却从事了更为伟大的创作，用他们的汗水，必要时用他们的鲜血，写出威武雄壮的诗篇来。他们之中有的人后来得了机会，又拿起笔来，写出了革命的华章。如果他们不是曾经一心一意去革命，他们的这些革命华章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我还想进一步说，正因为只想当革命家，不想当作家，结果他反而当了作家，而且是革命的作家。如果他那时只是千方百计地想去当一个作家，不敢去冒险犯难地参加革命斗争，也许他终于连作家也当不成。为什么？生活是源，作品是流，没有源头，哪来活水？

不想当作家，只想革命，结果他反倒当成了革命作家；只想当作家，不想去革命，结果他反倒当不成作家。这算不算是“作家的辩证法”？

2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这句话现在不怎么说了，然而我以为还是真理。没有生活，不能创作；没有深入生活，无法搞好创作；光是深入生活，不能高于生活，也不能搞好创作。何以故？

不深入生活，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不参加生活，只旁观生活，便不知生活的底蕴，不识人物的灵魂，当然搞不好创作。如果光是沉溺于生活之中，不能自拔，能入不能出，能沉不能浮，便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清。这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

如果只是深入生活，对生活 and 人物观而不察，研而不究，不能从纷至沓来的生活激流中，辨别主流和支流；不能从变化多端的众生相里，区分本质和表象，如果只将所见所闻照实写出，不分巨细，不遗毫发，便陷入于自然主义，则离高于生活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远矣！

要深入生活，取得大量素材，还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致密的研究能力，深邃的思考能力，善于把一切人物和生活现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得出生活的真理和人生的真谛来。

然而还不够，还必须在生活中和人民建立深厚的感情，和他们休戚相关，和他们共一样的命运，为一样失败而痛苦，为一样胜利而欢乐，和他们做一样的梦，唱一样的歌。在和他们同生共死的斗争中引起激情和创作冲动，这样才能进入创作过程。

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思考能力，斗争激情和创作冲动从何而来呢？这决定于自己的世界观，决定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就有赖于深入生活中，在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变自己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

对于一个作家说来，如果没有自己的生活基地，如果没有自己的知心朋友，他就会像脱离了大地母亲的大力士安泰，毫无能力了。

深入生活里去，不要看到一点就写，不要把自己当作为写作而来专门收集素材的特殊人物，而要和群众一起战斗，一直要等到积累多了，酝酿成熟，人物在脑子里活起来了，非写不可了，才动笔写。那时候，你不写也不行了，人物在催促你写，叫你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在你的脑子里鼓噪，在你的肚子里躁动，呼吁他们出生的权利。你写起来吧，不过你的人物会驱使你这样写或那样写，写出他们的性格和本来面目，由不得你了。王国维说“无我之境”，又说“不隔”，此其谓乎？

3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周总理这两句有关创作规律的话实在好。必须长期积累，不要老是想到“我是为创作而来的”，“我下来